

目 录

第一辑 尘世写真

“混”进“圈”里(蓝色季风).....	(3)
“漂泊”的老者(姜珮敏).....	(5)
“闪电裁员”(阿哭).....	(7)
当约根遇上丽莎(程玮).....	(9)
电视嘉宾(刘齐).....	(11)
贩瓜记(那七七).....	(13)
傅老大的铁饭碗(吴振宇).....	(15)
纪念符实(刘丽明).....	(17)
就差那么一点(张枫霞).....	(20)
那一声吆喝(东山银杏).....	(22)
抢风口(陈绍龙).....	(24)
体验六块三(吴振宇).....	(26)
剃头周的平庸人生(周伶俐).....	(28)
微了个信(王民).....	(30)
蜗灶(郁海红).....	(32)
这个傻子(汪夕禄).....	(34)
麦客(刘康宁).....	(36)
爱她,就别打扰她(周衍辉).....	(38)
八号病区(孙永兴).....	(40)
笨拙的爱(魏海玲).....	(43)
带两瓶酱油去罗马(郁敬湘).....	(45)
抢开右车门(糖糖).....	(47)
守望的“稻草人”(晓橹).....	(49)

洗澡(吴痕)·····	(52)
小保姆丁香(陈凤尤)·····	(54)
小圆枕头(刘心武)·····	(57)

第二辑 都市物语

村庄里的诗歌(夏正平)·····	(63)
低碳的生活价值(叶兆言)·····	(65)
甫志高吃过的牛肉干(叶延滨)·····	(67)
过年了(夏正平)·····	(69)
很亮的秋天(王清铭)·····	(71)
沪宁线上的味道(余斌)·····	(73)
淮安客车 沭阳客车(孙连洲)·····	(75)
家住城北(叶兆言)·····	(77)
街上的目光(肖复兴)·····	(79)
那家馄饨店呀(寸言)·····	(81)
前朝邻居(王太生)·····	(83)
上街·上城(永平)·····	(85)
时尚与经典(叶延滨)·····	(87)
竹杖芒鞋的念想(东方白)·····	(89)
槐花深一寸(丁立梅)·····	(91)
十年汤汤(陈丹燕)·····	(93)
酥油茶到底有多香(雪小禅)·····	(96)
北京的春(王干)·····	(98)
城市上空的彩虹(胡弦)·····	(100)
旧城的灵魂(邱华栋)·····	(102)
你走你的(查一路)·····	(104)
鸟巢(无奇)·····	(106)
熬果酱的女孩(明前茶)·····	(108)

人在胡同第几槐(刘心武)·····	(111)
干吗要上班(李鲟)·····	(114)
书香天一阁(王征宇)·····	(116)

第三辑 烟雨人生

变脸(周华诚)·····	(121)
唱戏的赵兴隆(周伶俐)·····	(124)
渡口·草棚·酒(王化旭)·····	(126)
结识浩然(张昌华)·····	(128)
男同事教我的事(音乐蕾)·····	(131)
认家饭(孔令玉)·····	(133)
树挪活(吴志彬)·····	(135)
我的青春你无法阻挡(江锡民)·····	(137)
知音(姜仲华)·····	(139)
“晚熟”的谢晋(孙君飞)·····	(141)
白先勇的“游园惊梦”(碧云天)·····	(143)
陵园道上的马蹄声(时盛麟)·····	(145)
梅庵琴人张景林(王春鸣)·····	(147)
三百支铅笔(曲新志)·····	(150)
鹰·狗·兔(涓之)·····	(152)
知青纪念馆(张晓惠)·····	(154)

第四辑 心灵点击

重听《走西口》(夏晓红)·····	(159)
前方的萝卜园(张志平)·····	(162)
传呼爱情(陈喜联)·····	(164)
恩师黄友葵教授(夏义林)·····	(167)

黄丕漠的小本子(张震)·····	(170)
捡落叶的孩子(月轻寒)·····	(172)
每个人都有故事(唐九戒)·····	(174)
起风了(黄雅芸)·····	(177)
三堂语文课(段吉龙)·····	(180)
闪耀着的教育诗(吴非)·····	(182)
世界上最柔软的路(曹春雷)·····	(185)
他最孤独(郎永淳)·····	(187)
油画里的母亲(汪夕禄)·····	(190)
愿你的生命成为云朵(黄蓓佳)·····	(192)
23号来回答(阑珊人)·····	(194)
35个硬币(郑成南)·····	(196)
彼得的忏悔(常忠喜)·····	(198)
不如唱支歌(张军霞)·····	(200)
低头的一瞬(迟子建)·····	(202)
瞄准(孙道荣)·····	(204)
寻儿记(莫小米)·····	(207)
一包红稗子(马卫)·····	(209)
有个儿子在读书(雪含冰)·····	(211)

第五辑 情爱走廊

“围观”一场爱情(陈喜联)·····	(217)
爱无定式(蓝色咖喱粉)·····	(220)
动车上的女孩(陈喜联)·····	(223)
灰色空间(柯云路)·····	(226)
老爱情(苏童)·····	(228)
深情(曹春雷)·····	(230)
五分钟禁闭(陆华)·····	(232)

只是不再相爱(弦歌雅意)·····	(234)
自拔(弦歌雅意)·····	(236)
滇西离婚茶(悠蓝)·····	(238)
暗恋(戎华)·····	(240)
不战而胜(聂双双)·····	(242)
当婚姻遇上红绿灯(梁凌)·····	(244)
胡杨礼赞(王若谷)·····	(246)
开花的钢笔(周衍辉)·····	(249)
空中情书(周华诚)·····	(252)
破碎的金桔(雪小禅)·····	(255)
刷新爱情(王晓宇)·····	(257)

第六辑 灯下漫笔

“乐此不疲”说闲章(薛冰)·····	(261)
繁花似锦马友友(顾飞)·····	(264)
写日记(周国平)·····	(267)
悼杨宪益先生(邹小娟)·····	(269)
爱情与友情(程乃珊)·····	(272)
11 又 11(张大春)·····	(274)
不同你玩了(叶延滨)·····	(276)
斗草(李开周)·····	(279)
故事(东方白)·····	(282)
画画要有意与思(二刚)·····	(284)
结缘聊斋(田原)·····	(286)
理性的声音(程玮)·····	(288)
门门考优秀不一定有出息(吴非)·····	(290)
那一双忧郁的眼睛(叶延滨)·····	(293)
微博的可能性(叶兆言)·····	(296)

温暖汪曾祺(汪夕禄)·····	(298)
我写,你拍(毕飞宇)·····	(300)
想起张纯如(程玮)·····	(303)
一羽先生(傅益瑶)·····	(305)
有些事成了反教育(吴非)·····	(308)
争议上甘岭(张嵩山)·····	(311)
治癌小记(莫砺锋)·····	(313)

第七辑 昨夜长风

二舅抗日(史明磊)·····	(319)
父亲版渡江侦察记(大河奔流)·····	(322)
挎盒子炮的人(张守印)·····	(325)
最后的梆子(傅昌尧)·····	(328)
我的英雄奶奶(周丽萍)·····	(331)
奥登在铜山(胡弦)·····	(333)
60年前的油印报(彭广军)·····	(336)
“我爸是‘做鞋’的”(陈虹)·····	(338)
帮林海音找亲家(张昌华)·····	(342)
第一次奔袭(张嵩山)·····	(345)
我比女儿大三十(马浩)·····	(347)
幽默变沉默(颜熙之)·····	(359)
照相(陶泽丰)·····	(352)
分居(徐海)·····	(355)

第八辑 行走天下

车过黄河(古清生)·····	(359)
凌晨的火车(詹怀臣)·····	(361)

沙家浜记(贾平凹)·····	(363)
苏州女性素描(小鹿)·····	(365)
天生三桥(张抗抗)·····	(367)
“写实”易卜生(顾德宁)·····	(370)
白夜之都(王川)·····	(372)
沧浪之门(储福金)·····	(375)
沉船威尼斯(赵丽宏)·····	(377)
充满歉疚的观光(宁白)·····	(380)
垛田留痕(刘春龙)·····	(383)
翻越天山(刘景华)·····	(385)
飞鱼(李志勇)·····	(388)
废墟中的希望(赵玫)·····	(390)
巨柱王国(王川)·····	(393)
拉萨的阳光(张春波)·····	(396)
苗寨听鼓(钱续坤)·····	(398)
莎草纸的结婚证(毕淑敏)·····	(400)
生命平衡的力量(肖复兴)·····	(403)
天门(赵恺)·····	(405)
停车太鲁阁(薛炎文)·····	(408)

第一辑

尘世写真

“混”进“圈”里

蓝色季风

老家的远房亲戚年初来电，说是他家女儿进京漂过半年终于出了头，为某位三线明星做助理了。用她妈妈的原话讲，就是“我家小妮儿也混进娱乐圈儿了”。话里话外透着喜气，似乎这样的身份已经离明星咫尺之遥，混一混也就算上半颗星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娱乐成了“圈”，许多与艺术沾边儿的人群，也顺手搭线进了“圈”，而在“圈”里做事不叫工作，不叫打工，叫“混”。这“混”到底意在何处不得而知。查字典，释义为：形容词“糊涂，不明事理”；动词“掺杂”。想想这“混”在“圈儿”里难不成就等于糊涂地掺杂在里面？三个月后，侄女哭着跑到我家，声声泪字字血地控诉了大半个晚上，据她讲，做助理实际就是保姆、老妈子、秘书、保安等等身份的复合体。对于一个二十出头怀揣明星梦的小女生来讲，这样的日子用“混”绝不足以诠释，用“熬”才更加妥当。

星天天赶场，虽说上节目、赶片子不多，但各项活动不能少，因为人家也在“混”着“圈”，不天天“混”在里面就可能出“圈”。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台子，星要去捧，哪怕就露一个脸儿，只说一句话，也不能落下。如此就苦了助理小姑娘，星出门东西大包小袋，助理要当搬运工。星电话是不自己接的，太丢面儿，所以助理要当秘书。星打听路找车子是去不得的，所以助理是勤杂工。星吃饭只张口穿衣只伸手，所以助理是保姆。星冷要穿衣，热要打扇，累了要捶肩，所以助理是老妈子。星顺了要说给人听，烦了要数落人出气，所以助理是垃圾桶……

我笑她把人家冉冉升起的未来星说得如此不堪。侄女突然端正态度对我说，这星在“圈”里有片约都是配角的配角，有人请都是陪衬的陪衬，可不接成吗？你想成星就得接受现实。她使劲儿扁着嘴巴，长长叹了一口气：“不进‘圈’以为多容易，进了‘圈’才晓得没那么便宜。人家都是‘圈’里混出点名堂的也还要看脸色，这些小星更不容易，说是导演约就慌得一团乱，哪个片签下就高兴得跟小孩似的。其实，我也挺同情她的，要不是日子难熬，她也不会那么神经。”三个月助理生涯，让一个什么也不会做，成天傻闹的小丫头长大许多。虽说苦了些，虽说委屈一大堆。再劝她是不是考虑离开，侄女反倒冷静下来，她反问我，哪个“圈”容易“混”？反正都是“混”不如在这里多“混”些时候，算是训练了。

侄女继续回去做她的助理，满怀抱怨地努力工作，今天广东明天湖北后天张家口四处跑，听着那星的各种牢骚委屈，做着八爪鱼样的全能职场人。只是她妈妈心疼，说是女儿在家连水都没打过却要伺候人。

偶然到外地做节目，遇到一位准名人，她身边的小助理生涩单纯的样子，让我想起侄女来。一问，是刚刚从家乡大学毕业的。问她苦不苦，她看看远在五十米开外的准名人，摇摇头但不坚定。我又问，学计算机专业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她脸红了，说是觉得明星特神秘，想靠近又没机会。我问她会做多久，她没正面回答，只说她的上一任做了不到两个月就走了，交接时告诉她能做过半年就是神仙。

说话间，准名人回来了，大声对助理说：“我渴了。”只此一句，助理像风一样去找水了。我从心里觉得那女孩儿如同我的侄女一样叫人心疼。只是，按她的标准，我的侄女已然是“神仙”了。

“漂泊”的老者

姜珣敏

不知你注意没有，现今都市里活跃着一群为数不少的老者，他们都在70岁以上了，因为可以免费乘车，便几乎每天都搭乘公交，从头站到底站，从城东到城西，或有目的，或无目的地把凡通公交之处都逛了个遍——岂止一遍，而是无数个遍。实际上，每天利用公交车，在全市漂来泊去，已成了这批老者的生活方式，或曰某种精神寄托。

以我父亲为例吧。他是离休干部，待遇优渥，不愁吃也不愁穿。但早在多年前他就热衷于这样的生活了。离休证往胸前一挂，也没个计划，看到哪路车空就上去，看看哪里有点心动就下去，反正出入任何公园也不用买票，索性去逛逛或坐坐再说。可谓优哉游哉。而今老人家已年逾82岁了，腿脚日益不便，但哪天精神尚可，便仍要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爬上公交，一逛就是大半天，甚至一整天，有时候天擦黑了，他才蹒跚着一脸倦态回到家里。

父亲在苏州和弟弟一家住。弟弟因此常常担忧，甚至埋怨他带回的那些菜虽然便宜些，却往往又老又黄，要他别这么干了。可他满口是理，照样乐此不疲。我后来知道，我那77岁的老岳母，也有此好。稍不同的是，她在外转悠，时常还有个明确目的，如接送孙儿，到某郊区去买些便宜蔬菜，好省点钱。父亲虽然也常炫耀他又在哪里买到些便宜货，但那只是副业。他游逛的目的多半在于消磨时间，排遣孤寂。是的，孤寂。父亲和岳母都是寡居者。虽说都和儿孙住，白天家里没人照样闷得慌。老看报吧，

眼睛吃不消。盯着电视吧，晚上早看得够够了。

我也常为他们捏着把汗。毕竟这把年纪了，哪天脑子糊涂认不得家怎么办？而今又沸沸扬扬地，一会儿彭宇、一会儿许云鹤案地热议不休；这类消息总让我联想到父亲。万一在哪儿摔一跤，会有人搀扶他一把吗？即使平安，你老在公交车上白坐，司机不嫌，乘客也会嫌吧？可我又奈何不得。难得回苏州，劝也不管用，父亲总说没事没事，我会当心的。高峰时我不会上，天不好也不出去。至于翻白眼的，终究是少数。不少司机对我尊敬着呢，他们懂我。

一句懂我，让我沉吟了许久。心里亦莫名地有些酸楚。其实我也未尝不谙他的真实心理。若非某种特殊情由，谁乐意一个人成天在外乱转呢？而他们选择“蹭”公交这种方式，又岂止是为了解闷消愁或找些乐子？人老了最怕“不中用”，这种不需付出的方式，或许也意味着某种“赢得”，且可证明自己还不算老朽；而买得一些便宜货，潜意识中似乎也是一种创造，他们需要这种方式来换取自己仍有价值的感受吧？而我，既然不能为老人提供更多呵护，又有多少理由去呵止他呢？再说，独自枯坐家中，不照样有摔倒或突发急病无人知晓的风险吗？于是我只有默认，并一天天祈祷着他们平安。惟望有一天我也步入那般老境，会有更理想的生存状态。

“闪电裁员”

阿 哭

上个世纪末，“下岗”一词曾令普通老百姓闻风丧胆。如今，它换了个名字叫“裁员”，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裁员就像资深杀手执行任务，短、平、快，神不知鬼不觉中一切已经悄然结束。

有一个朋友，一直是公司的上层，度假一周回来时，却突然收到董事会除名的通知。另一个朋友被一家公司高薪高职聘请，可不到三个月他及所有下属却被公司以业务调整为由辞退。小职员对于公司的影响最小，与薪水直接挂钩的赔偿金也少，是裁员的第一选择。有一个倒霉家伙，至今有过4份工作，前3份都是被辞退的。

昨天下班前接到通知，今天早上9点务必准时到达公司，各个分部门都要开会。

9点前到公司，下电梯便听见前台美眉不断提醒：每个人都把胸卡戴上。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也许大老板要来开大会，所以都得规矩点。打开电脑准备工作，却发现网络彻底断掉了。等了一会儿，依然不见好。相互探听，原来整个办公室都断网了。看见内网管理员在逡巡，正在解决问题，这叫人安心，麻烦将转瞬即逝。突然发现一台电脑还能上网，网管径直走过去，果断地直接地把网线拔了，又面无表情不加解释地走开。才知原来这一次断网是人为的。

仿佛有一场密谋已久的计划即将公布于世，只有套中的人不知觉。紧张气氛迅速弥散开来。大家安静打发时间，不约而